DS
793
S32C253
1763
v. 9

LIBRARY
OCT 5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册 9
卷 24-25

長治縣志

藝文本朝
藝文韵語自周至明

第九册

長治縣志卷之二十四

知縣事沭陽吳九齡景文甫修輯

藝文

國朝

移建名宦祠記　　于公允

有司守土一方以民為事皆職分所宜也何足名然古之循吏生則受祿於朝沒則血食於廟題其年月鐫其治功以為不如是則不足垂芳千古而紀勝當年甚矣哉世之熱於立名也爭名之心至身後尤熱

然則正珉表碣其古來競名之具也名之所逐是非以起然則膠庠黌序又古來是是非非之地也苟徒以其名而已將有德於斯民者祀之併其無德者而亦祀之雜奏之者無損於君蒿悽愴之誠反令奕世之後指而詆曰其人已往其鬼不靈盍去之則祀之者非所以薦馨適由以彰穢凡祀典皆然其於名宦配享文廟者爲尤重云余承乏長治首崇飾大成廟貌見名宦與鄉賢二祠皆南向非制竊冇志釐正而未逮也今年春學博賈公毅然董其役乃遷於戟門

兩堦下東西相向而新其宇焉自漢唐及宋明名宦得二十有九主其中惟薛公諱滕蛟尹公諱梁張公諱嘉孚丁公諱惟寧李公諱仙品舊主尚存餘或載史傳或載郡縣兩志凡以有功德可紀者雖犧牲成而粢盛潔法所不禁故特增置之後之謁斯祀者撫其几筵如席棠蔭焉覩其姓氏如親畏壘焉二十九人之名遂與大成之廟相終始誠有是而無非矣倘或謂始祧而終裁之郡廟存而邑廟宜去之昔之畧者是則今之增者爲非今之增者非則後之裁者爲

是而二十九人之是非亦與千百世謂斯祠之人相終始可畏哉嗚呼余何敢置是非於其間不過以民情爲端而已蓋百里之邑爲政亦有道術之殊百里之民之心歷久自存三代之直觀今之增祀諸君子也愛民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民情莫不倚庇於官長至倚庇衰而歛急遑民之疾之惟恐不深卽或威相屈利相怵去則敝屣之耳安得蕘人販夫低徊致思於去後乎夫去思之說何自而起實起於龔黃何召之儔所垂治行繫人心他日逾久而不忘是爲難

耳謂有矯情飾貌務行小惠聳人聽觀使吏民生爲
立祠勒石宣謠以幸於一時者然槌仁破義物久僞
形去職未幾浮名漸滅向之巍然堂搆盡化爲塵塲
矣安能如二十九人無意於求名而名不朽哉夫名
固非可求而致者我不如是以行之而欲人如是以
名之難矣我即如是以行之而欲人如是以名之抑
又難矣此二十九人者各行其是而不顧流俗人之
非譬之松以勁質梅以素標菊以清香竹以直節任
性得名特懸一是是非非之案卷舒泮璧呑吐奎宿

使謁之者瞻其主指其名考其績想見當年之或是或非與後之顛倒於是是非非之塲而終難已於幽蘭空谷之懷者嚮往有心公論自協則二十九人之靈爽信乎呼之而或出也祠安可以不新名安可以不熱也嗚呼可畏哉

移建鄉賢祠記　于公倚

士人澡身浴行稱述先王磨礱遷化其鄉人俾相勸勉於善傳之於後人尚得而指之曰是鄉也實產善人豈不亦賢乎哉或謂身名不出於鄉里君子恥之

若黃叔度郭林宗之流欲爲天下第一等人不必爲
天下第一品官卽梁伯鸞管幼安輩未嘗局局於井
閭而聲名滿天下此皆要譽於四方非徒著望於鄉
人者嗟乎生前盜虛聲安問身後名耶若鄉賢之祀
於學宮蓋表章一鄉之賢也而非特一鄉之賢也乃
天下之賢也又非一時之天下賢也乃千百萬世之
天下賢也其品可羽可儀如祥鸞威鳳其蓍可動可
靜如高山大川其才可險可夷如干城舟楫其用可
飽可煖如布帛菽粟斯其人寧備可以祀學宮哉卽

俎豆聖人之廡可矣雖然事毋取乎濫美而體尤貴乎有制夫先師廟南向配哲侍側庭中升堂入室者也賢哲分列兩廡斯誠得其門而入者二祠立於櫺星門內非所謂望宮墻於數仞者乎若等而上之於廡則昔賢不安況邑學舊祠峙立南向亦與先師並席安得不亟更其位置也哉用是商之賈先生僉謀既定撤俸若干庀材鳩工特移鄉賢祠與名宦祠東西相向較舊制更爲宏敞需餘地以俟後賢之嗣立乃邑乘所誌人物有書祀不書祀者毋致疑於祀典

之未備加鮑公諱龍任公諱環陳公諱吉張公諱邦彥鮑公諱承蔭在明祀僅得五人耳若我朝之特崇廟祀者惟李公諱呈秀一人由斯接踵而至其未有艾耶故邑學創於明嘉靖乙丑歲穆時祀典未及大定僅就一代之賢而崇奉之元以上咸無聞焉今搜自周漢以來得二十有六人續增其主以補闕畧幸毋謂世遠言湮不及六君子之可徵而可信也夫以潢潦窺淺深則盈涸易辯以凡木較溫潭則榮瘁誠懸若夫楩楠杞梓結根遥壑擢質玄岨渤澥

沃焦滙納百川浸淫贑類彼其賦量宏而托本厚諸賢異代而同流固未可以意爲軒輊者今埒六君子於二十六人之列卽欲立脚於孤峯頂上又烏容贍諦岸幘不肯耦而相從哉多士周旋上下於其間感而慕慕而法樂我鐘鼓澤我詩書毋患乎盛典之難繼而芳躅之絕響矣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一鄉之賢其㬰諸豈弟君子遐不作人十百萬世之賢抑何可量焉余聞潭廣則蛟龍必潛土敦則草木自茂學校之養育深則名賢輩出譬採珠於淵揀材於

鄧相馬於冀取給靡窮故特擴其廨署葺其垣墉塈

以丹雘繪以黝碧上愜朝廷之制度下起士類之歌

思前示周行之奕奕後期國楨之濟濟經始於孟春

落成於仲夏非賈先生之畫理暨丁李二彥之勸勷

不克如此之功倍而效速也於祠之成也因而記之

以告來者

重修　文廟記　　王　鼐

長治古上黨地潞之附郭縣也創於前明嘉靖之七

年其邑之儒學在往代時地凡三遷而始定

國朝崇儒重道廣勵學宮屢飭天下有司修孔子廟長治學以官修者二以士修者一郡志班班可考也閱歷十数年來殿宇荒蕪門垣剥落蠱莫甚焉邑侯任公下車三載弊革利興諸所擘畫咸可爲後世法尤以振興學校爲已任政事之暇與士子升堂較藝輙諄諄以儒術經學相勸勉一日謁文廟而嘆曰孔子者道學之宗而文廟者教化之基也彼佛老異端耳不知務者相與雕鏤之丹青之金碧宅之鐘磬奉之獨祟祀聖賢之地顧令鞠爲茂草豈惟二三士之羞

抑亦官斯土者之憂也乃倡先舉義力圖更始一時丞尉學博諸君及薦紳孝廉明經茂才皆歡聲雷動樂贊厥成於是大成殿聖牌祠之朽者化腐爲新畫棟之撓者轉脆爲固而且木主易卑而成崇龕案自無而造有廟以内罔弗治也大殿之側翼以廻廊戟門之前植以松栢名宦鄉賢文昌奎光朱衣諸祠以及東西兩廡戟櫺二門規模制度莫不盡善盡美廟以外更罔弗治也從此文明光瑞與五龍百穀之樹色嵐光遠近輝映人才炳蔚科甲蟬聯正未有艾其

侯之有功聖賢有功先儒有功士子有功地方爲何

如乎約而言之

國家十世十年始歷三十餘載儒學之修已經三見土木之勤未有若長治學者亦何頹廢之易易耶易曰上棟下宇取諸大壯詩曰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古之良工大匠有所營建必先固其基址善其棟梁宮室落成方可經久不敝今修者雖接踵大都不過潤色之已耳地之虛實不問也丹雘之已耳木之妍媸不辨也求其不卽頹廢亦何可得乎我侯經營上下如

竹如松棟宇觀成象乎大壯不粉飾於章采之末而專致力於根本之圖將見一勞永逸在斯舉也豈僅恃夫名高哉而吾竊有進焉人之學問自有其本不止構屋然耳識其本之所在而體認之則大學致知知此也論語時習習此也斂求求此也孟子自得得此也顔樂曾唯唯樂此也漆雕開未信信此也學知本以六經註我而有餘學不知本以我註六經而不足先民有言不農不商若何而可以爲士非老非釋若何而可以爲儒事親從兄當以何者爲法希聖希

賢當自何門而入道德性命之理當如何而明治亂
與衰之故當何由而達凡此者事雖萬殊理則一致
內外精粗渾然無間默而識之存乎其人然則我侯
之重新此廟而必於根本之地是務者其明示人以
知本之學也歟咨爾庠士果能從自心猛力研窮一
旦聖賢心印了了於胷發之筆墨即以性靈直書所
得是即真經學矣果能知經書中所載用人理財禮
樂兵農諸務何莫非聖賢心心相印確然識其肯綮
實可見之行事是即真儒術矣非然者手哦一編中

無所干蠅營蟻逐結此一生而徒栩栩然曰某祠某宇侯之所創闢也某池某沼侯之所疏濬也某樹某木侯之所手植也雖足紀侯之績豈足慰侯之心乎是爲記

合建千佛閣關帝廟碑記　于公允

聖人超世詣極其道德本於性忠義出於誠性與誠爲一而後關帝廟千佛閣之不必兩有所營也以紀神也以昭報也以合德也時丁未春予夜夢與一大人相接既肅而讓登乃聚足於促穿覺旦而東行見

古廟存帝像若傴僂於矮屋之下者恍然夢中之所見此一異也旋又夢老僧癯形龎眉指我登舟逾陸引而至其居旁有許多沙彌遶膝牽衣不可數計余是時方有延陵之痛群撫余曰汝得子何難乎覺旦又東行見大銅佛相負而坐諸小佛環遶於其下皆偃蹇欹仆於荒埃荞礫之中諦視之如熟識者乃焚香默禱果不數月而舉子此又一異也余始憬然曰神告我矣今夫人一言之動物猶必從而誦祝之有一功一德於世猶且絃管而聲詩之況縣世浸遠克

感乎千百世以下之人而夜通於夢寐書驗之徵應
其菁華赫奕安可無以紀神而昭報耶於是度之工
庀之材矣時有謂關帝宜別爲廟千佛宜別爲閣殊
方異教是終不可以同區則忠義曰丈夫事修證亦
曰丈夫事一以血性成佛一以烈性成神何弗協耶
況水火不相能合而成鼎陰陽不相能合而成歷剛
柔不相能合而成德仁勇不相能合而成道夫風雨
可障蔽而寒暑不可開闔以其無方也無方而孰爲
有方亦足以明其見之不廣矣且人知千佛一佛而

不知一佛一聖也人知一佛一聖而不知一佛一聖
之一豪傑英雄也人而能豪傑英雄則在五倫爲國
士者在三乘即爲菩修出則踞文武忠孝之第一流
隱則著常樂我淨之第一義觀帝之狼狽於呂袁之
間崎嶇於曹魏之際其志之屹然不少移者皆宏毅
之力爲之也使佛以其身應化於其際舍忠義何適
歟吾思佛委肉以救飛馳帝捐軀以報君父却色劍
頭即是割恩桑下華醫療骨何殊歌利截肢其忘形
定志俱有確然者存至法傳則夔夏甚爲嗣屬義在

則異姓過於天成此自千古以來能聯疏爲親惟帝
與佛耳是佛出世而斷塵何其宏帝入流而制慾何
其毅由宏毅之所著則布千佛於漢庭自可人人秉
燭進髯公於佛室諒能割臂傳燈豈復有所疑謬於
其間乎故曰道德本於性忠義出於誠性與誠一也
於其一而揆之始信帝與千佛之不必兩有所營也
關帝有廟廟在前千佛有閣閣在後匪曰崇高形鏤
亦既目營心匠於曠於奥各有所宜而形家虛實之
說兼得焉自此落成矣遍觀厥搆其門則嶷然而立

也其院則豁然而平也其垣則繚然以週其旅道則砥然而直也瞻之其巋然者殿也覩之其翼然者廡也其歷然者有級之可循而其矗然者有閣之可仰也由是磴道南迴朱稜北轉升而東望則城欄之左栢谷在焉朝光晴霞如旅人之立於戶外而相揖也睇其西則萬屋雲屯攬全城之勢殷賑煥衍亦支郡之雄歟美哉彷徨乎可以遊目適意矣然非敢以爲觀也以紀神也以昭報也以合德也

重修炳靈王廟碑記　于公允

長治縣治之東北隅有巋然而傑出者則神祠也居中五楹爲正殿其南面正位者冠冕衣舄悉如帝製蟠龍蜿座翠鳳飇旗近列女史下立宦竪凜乎王者之廟祀也殿側有廡有廊殿前有坊有表寢宮居殿之北並坐帝后宮娥侍立各司樂器寢宮之旁有廣生催生俱女像冠帔若掌人間嗣續事者于聳然異之于涖潞三載見潞之人水旱必禱焉疾病必祈焉克艱厥後者必造而祝焉莫不昭應如響于以斯神之能攘災降福也又爲竦然而敬之及于爲地方祈

捍禦又若嘿有啓而翼者愈確然而信之及詳其爲何神之憑則咸稱爲炳靈王云炳靈之號不見於經傳併諸子百家亦靡所考証詢其由來父老告予曰此宋朝仁宗皇帝之靈百餘年前在今縣治之址明嘉靖間青羊變定改潞州爲長治縣以廟址創縣治而遷廟於縣治之陰夫炳靈之有廟廟之得遷是已然稽諸郡志僅載炳靈王廟初未著爲何代之帝王則所謂宋仁宗之靈者亦不能據以爲實然也及觀搜神記載炳靈王姓黄名光化其像建於泰山之旁

爲成周時封者然成周大封兇神之說罕見於經史討泰山之神未必專顯靈於潞吾儒之學尊所聞而行所知列民神之主也聖王先勤民而後致力於神知民所未藏神所不憑矣且潞風質直淳厚不樂爲矯誣以古帝盛王得祀此土者爲神農爲大禹爲唐太宗及唐明皇考神農嘗百穀於此禹治水至此書曰覃懷底績至於衡漳是也唐太宗嘗觀兵於此唐明皇則以潞州別駕入登大寶白鶴赤龍其章章也彼各帝王之廟祀皆有可徵則炳靈王爲宋仁宗之

靈諒非臆說惜前此之珥筆者見聞不廣亦未舉宋仁宗實錄稽之遂使路人繹思之心與宋仁宗當日所以加惠於潞而不諼者徒聽諸緇黃之誦說與老幼之傳聞爲可惜爾然自明嘉靖遡神農大禹邈矣即唐亦幾六七百年豈神農而下明皇而上世代殷遥皆可記信獨炳靈王廟之爲宋仁宗近在二三百年間反以傳疑潞人亦何私於宋仁宗併何憾於泰山之神而故爲此不經之論乎按宋仁宗享祚四十二年深仁渥澤雖遐遜僻壤咸淪肌浹髓矣及其上

黨深山奥谷莫不奔走悲號如喪考妣計當日之隆
恩洪澤固不私於潞亦不遺於潞可知此邦之人出
五代之焚溺離北漢之阽危迨宋受命遞及仁宗加
以涵濡休養數十年之內耕食鑿飲養生送死皆盛
唐以後所未有之太平則爲之皇然高望睪然長思
懐厥洪施與天無極特建殿宇階陛儼然君蒿悽愴
若或臨之殆情有必至理有固然又何異上同百穀
之明禋下比聖瑞之標燎也哉予見其廟貌傾圮几
筵欹側且役老過之有深悲者敬爲餝其殿廡煥厥

榱楹莫不易以粲梲塗以丹青如獅蹲虎踞之觀鳳叱龍御之餙無不可悅目而竦志者從此濳之穰穰者益可集王之烱烱者益可昭矣是役也計費凡三百餘金起自甲辰仲冬至乙巳仲夏而竣用工凡四千有奇用磚甓共五萬有奇董工者則本廟戒僧妙培至總其始終而論列之捐其廪祿而鳩葺之稽其歲月而紀載之者爲星泐于公倩也是爲記

條議鹽詳　　于公倩

公看得鹽與引固不相離引與丁亦適相均計戶口

之益虛定引數之多寡此公平畫一之制也潞屬八縣舊額共四十一萬八千七百九十八丁納鹽引三萬一百張自順治六年姜逆係戮之後僅存人丁一十六萬八千九百零已苦額引難銷不意於順治十三年反增引至四萬五百八十餘張查他府州縣以三四十丁銷引一張潞屬以四丁銷引一張苦累懸殊不啻天淵以致牙販逃亡官民兩病幸遇前任督臺巡歷地方目擊苦情故具疏上聞謹按疏內所陳丁少引多苦累難支若不均平畫一小民必有偏苦

之嘆所謂偏苦者止在鹽引不均而不在領引納課之未同耳即比照太原事例特從蘇通權宜起見而未遑計及於食鹽至潞屬無刮土煎鹽自不能舍河東而他猜豈至鹽引相離教民私販如豪商橫議是以辭害意矣竊以必須計口食鹽按丁分引爲經久無弊之道合計通省丁多者引多丁少者引少不必減朝廷一引之課而但查潞屬舊額以外之鹽引何自而來仍歸彼處則潞屬原非減他處原非增不過一均遂蘇民困裕國課破因循垂永久耳伏候上裁

條議潞紬詳　　于公允

嘗繹尹鐸不取繭絲之義而知潞紬機戶之困宜蘇
也從來
上供之物必因地土所產奈潞安山磽不宜栽桑民曾不
知養蠶止原故明藩封所在稍有織紝之工遂年年
載爲
上供之用今藩封已廢舊時之機戶大半逃亡僅存十數
家零丁凋瘵欲逃不能欲存不可每歲織造之令一
至比戶驚慌本地無絲可買遠走江浙買辦湖絲打

線染色改機挑花顧工募匠其難其慎既懼漿粉復恐漬潑沿途差解損箱雨具百費運盤到部投收例有鋪墊上司深恐浮冒駁查駁減不休窮民剜髓支吾引領望允何日南北奔馳經年累月飢弗得食勞弗得息地不能種口不能糊咸為此也查

國朝筐篚之供原在江南蘇杭等處織造舊有機戶免以襍差監織遣有專官司其價值未有如潞紬所需絲不出於本地匠不出於土著未織紬先慮駁紬未領價先愁減價且紬疋麤硬非江南綾緞和煗工緻

可以而抽絲生澁非巧匠經緯清瑩細潤相倫以供
上御則不堪以備賚賞則難繼乃急急焉以爲
朝廷之必需遂群起而競取之採買接踵而至機戶應接不暇加以差使勒索煩費靡窮至於竭民力而不止此繭絲之所以興嘆也伏懇
憲臺推念委非土產又且人亾省此無益之機杼以存垂盡之皮骨共培
國本而奠民生者非淺鮮矣

條議緝逃詳　于公允

天下有極寃而不敢訴訴而未必見察者無如以耕
田鑿井之良民驅之以背鄉離家之苦慘則逆人之
眞僞宜辨也長邑自順治陸年遭姜瓖叛變百姓喁
望大兵拯溺救焚及官兵勦逆入城潞民喜出望外
民之視兵不啻家人父子往來營伍或樂爲炊爨或
願爲樵蘇或與之剉馬草或爲之理衣甲只念目前
救我之恩豈料後日不測之患有親近旬餘者有送
至中途者甚至有相隨班師到京者詎意彼時矚就
之心竟成異日坑陷之路各旗到京或記其姓名或

詢拿地方官欲爲申辯則仰遵煌煌
功令誰敢自干若按來文擒解其實眞逃者少寃陷者
多所以人人心驚時時膽落也竊自順治六年至今
十有九載殘黎累入旗下其間老病夭死者不知凡
幾九原游魂安能起白骨而問之卽現在逃旗遠颺
雲外時凜傷弓豈容覔飛羽而弋之且當年大兵恢
復之後凱旋入都旗下之姓名報部確存鐵案在逃
之有無地方逕絕葛藤何待今日再與波瀾復肆株

連耶總緣本地惡棍與鄉里各有睚眦即捕風採影
串同在旗之人暗遞逃牌朦朧舉首皆可移甲換乙
李戴張冠百年之土著一旦指作逃名片紙之行提
全家都無生理此哀鴻靡集欲訴之天而莫問耳伏
乞憲臺疏請或以逃走年月爲定或以年貌身鬚爲
定或以眞姓的名籍貫住址爲定若姓名籍貫住址
年貌不對不准拿解若遠年久竄今日方請行拿槩
置不究如舉報之人審係仇扳確遵
新例加以反坐之條即開報之名查對不實問官審明

[illegible]以保司之例如此則眞迯者無所容隱而無辜陌

桑者亦得疏釋官民不至皇皇地方得以安堵矣

戢修小松窊序

周再勳

五龍廟去東北里許曰小松窊在此山獨爲幽僻深邃山固多松他山夭矯詰曲而此則獨聳直上九九千百章如矢如筆挐雲撑漢並無阿附折腰態窊以小松名其不可同年而語者與抑或別有類也不可識矣窊枕岡而踞阜三面皆絕壑斷崖北則爲雲梯梯上冠以傑閣祀大士三官稍南爲玄帝殿後爲啓

聖祠空山寂歷歲久圯圮敗壁頹垣不堪目擊繪先
李太史以讀禮居山中屏騎數過深惜夫名山欽陷
竟無有洗發其精采者毅然以修葺爲巳任乃捐貲
首倡聞者景從鏤山骨而蟠洪基裂實根而疊崇岸
厥基鞏矣夫然後裁文杏以爲梁剪香茅以代瓦還
其舊制而爽塏過之右爲曲房以□俯仰東隔斷橋
矗以孤亭以資流覽諸凡金鋪藻井複道觚稜靡不
鼎新而葦其故但見驚虹挈彩飛閣流丹翠栩紅亭
掩映於琳宮貝闕者如蜃市出沒變幻今雖而不可

旅俯察品類仰觀天宇風雨之所交會雲烟之所吞
吐以至氷霜霹靂晦明寒暑濃抹淡粧空濛靜古向
之汗漫無歸洸瀁無主者皆於斯軒貯之可謂裒金
銀之氣幻撰龍宮傾寶藏之儲以結鮫室矣若太史
胷中卽罄不以塵鞅碍烟霞而獨攷此不朽韵事曰
與二三知已坐卧其內敲枰鼓琴飛觴瀹茗松風畣
響巉巖震動山若增之而高水若增之而深者何也
物華聚而靈秀升其英神蘊發而山川吐其寳其勢

然也夫於穆肅清滌盪荒穢然後可以集悽愴而依
鬼神殫緇釋青錫龈臻祥所自來矣況龍山之奇奧
結爲小松宮小松宮之壯嚴鎮以玄帝廟輔弼不全
玉虛渙散甚非所以謚天象而妥玄靈也太史之意
倘在斯乎區區游覽之陳迹杖履之絡繹以爲名勝
則可其與靈境亦何損益之有茲舉也經始於順治
戊戌三月而於巳亥十一月告成營度結構皆出太
史之區畫高下遠近位置天然窈窕峆岈廻環不盡
宜其與縹緲五城同爲氣化者也嘗見老障行廚東

騎𤔡淸山谷㕣村綺扉綺竹𦓁遐行雲餘有翦秀手
流唐碑漢碣皆僕僕不暇及迨暇食而祟餙荒山塗
繢野廟必視爲不急之務也止餘竪人之漑弔樵夫
之遺踪同銷沉於寒烟𥈭雪已耳然則山靈顯晦豈
不以人哉至於始終董率聿觀厥成而贊襄以底其
蹟者實爲王君維翰例故附書

邑侯姜公編審序　浙江巡撫田逢吉

歲辛亥天下各邑例有編審之役蓋朝廷以子惠元
元之責分寄之各郡邑之長教養生聚生齒日繁而

其間存亡生耗之數載在版籍者日變而月更勢不得不因之更定前代有三年一審之制而我

皇清易為五年蓋定制也

長治邑侯西翁姜老父臺奉藩司之檄自十年開審至十二年告竣凡百里之內深山邃谷白叟黃童靡不舉手加額欣欣相告以為我公造福於我人者甚大而澤宮士子列在編氓者感恩佩德誦義棠休較更先於黎庶兩庠先生進諸文學而語之曰我公斯舉百里輿歌刻在四民之首而可忘其高厚而無言

以稱誦乎爰丏言於不佞以歌帝力而咏王風爰

不佞忝列鄰封聞公仁風噓拂惠露沾濡於長治者甚稔也又何敢以不文辭哉粤稽審編大務通國計之盈縮所由關尤民生之利病所由繫也蓋民爲邦本盛衰之際國運關焉先王重民數而務休養不獨爲其供役而已也自明季長民者視爲故事陸擦開收不加詳慎至有襁褓報丁垂老不登載之版章者老幼之數業居其半其與古者十六成丁六十開除之制迥不侔矣上之計部止博上考其實按籍則數

盈者實則數歉若是者國計安望其克足民生安望其繁裕乎矧長治自己丑兵燹後原野荒凉室家離散戶口之存者僅僅十之六七再有望於仁人君子撫摩而羽翼者不既急乎乃觀者多之異此也蓋有異焉矣公矢慎惟斷惟明於開闔斂散之權總增減盈詘之數裒多益寡挹盈注虛不取以利民者病國尤不忍以朘國者瘠民折衷調劑要使上下咸宜公私兩便而已計公茲役美善未易縷指約畧其大端蓋有四焉一曰開老六十以上上所養古之制也役

見有二毛即行開豁而老即於逸矣一曰擦貧苛矣富人家此筊獨治岐之首重也後之從事者漠不關心甚有典田鬻子未免追呼者公則深加驗審見有襤褸盡行減擦而貧者不重困矣一曰破死亡死者不可以復生盛世所深憐䘏也後之從事者止知額數宜足不思民隱堪憐而猾胥陰窺上旨不敢開報甚有物故數年名猶在册者公則有開必豁而不累生存死者無身後之慽矣一曰收新丁十六歲以上

上所長國之經也役之從事者非失之過刻即失之過弛而里老負緣爲奸其有已婚不入版嬰啼即成丁者公則訪究精詳無隱無冒而少者歲供王之役矣備此四善上之國賦既裕下之民情尤協蓋善爲治者非利民之難利民而無病於國之難又非朘國之難朘國而無瘠於民之難也有若如此邦本由之而固民命由之而培指日 兩臺報其最於 司農司農考其成於 主爵我公治平爲天下第一先於編審一端見其大都矣公之發徵不盡於

於緝奸者如此外此而興禮教誨則如文翁之化蜀

種桑鋤棘則如信臣之治宛抑強扶弱則如耿純之
於東郡發奸摘伏則如趙廣漢之爲京兆此非余一人
之私言闔庠士子之公言也然又有疑公爲天下才而
操刀小試何足以罄公之長而盡公之蘊而不知其
非然也夫天下之大一邑之積也天下之治邑治積
之也一邑之事之民之繁之劇不足以難公異日宰
割天下贊翊皇猷詎不恢乎游刃有餘哉先生及諸
士聞余之言犁然有當於心爰命不律識之徃以爲

公頌焉

聖泉寺碑記　李中白

山右之上黨環列諸山無曲澗飛湍爲遊豫之助且數遭兵燹勝國之離宮別苑蕩爲荒煙惟郡治之巽地有水一窪父老相傳以爲蓮花池也花久不發池亦云枯嗚呼天下之失太平蓋不知幾年矣

本朝定鼎以來康熙元年池之東十餘武有泉湧出隨多細鱗色若黃金吞沫其中都人士過而異之聖人[illegible]泉乃溢惜無有良有司照燎新土宣

[illegible]何淵思汪濊若明池之濛瀁無窮也乃與汚厚者搆梵宇於其巔袈裟具矣鐘磬鳴矣瓜菽數莖而外安有引人勝地助流德化者乎康熙甲辰夏豫章蕭公來守是邦初下車首問民之疾苦其所爲鰥寡孤獨廢疾者得贍其欲而給其求否也其所爲俊秀子弟得有絃誦之所否也其所爲耆舊故老愚魯編氓得講律讀法相觀爲善否也其所爲天災流行夭扎疵癘得廣設儲備因時振賑否也其所爲歲荒不苦饑疾病不苦醫子孫念水木伏臘有常儀得仰事俯

宵動合機宜否也迺履斯地迺步斯岡見澄然一泓

游魚可數斯非

聖德淪浹恩澤下逮見於斯池者乎乃改名爲聖泉寺捐

俸鳩工於農隙之暇劼毖經營池之西岈豁爲六諭

堂三楹南北廂各三楹門[illegible]父老子弟闡宣

聖諭六條諄切而提命之進而西又折爲三楹中祀呂祖

鏤其訓誡拱而翼者南北各三楹池之上剎之下又

爲四有樓三楹八窗皆虛足供憑眺左右勒有圖石

更思菁莪棫樸蔚爲國禎則徹三教堂而肆新焉爰

人士討論古今迤邐而東爲仙橋爲月宮爲龍門東
南爲武曲樓中祀奎光言有文事必有武備文武吉
甫豈異人任乎六論堂而南則建六行廳一時而爲
萬世之防所以正人心也徙倚而北則建賑饑所及
左右義倉有年而斂無年之慮所以恤民艱也賑饑
所而北則有放生臺含生而切好生之願所以重物
命也其北則建壽民閣父不哭子兄不哭弟庶幾有
古皇之風上建大殿五楹用祀三皇旁及歷代名醫

刀圭鼎竈無不畢具蓋公竊岐皇之神奧三載以來延醫設具阸癘沉痼遠近存活者不可勝數矣今復耑其地以待急需外而置義田以待賑與寺相始終焉更於老而孤獨者修室坑以居之名曰養老室歆而食之終其天年尤爲曠舉且地藏則有殿祖先則有堂報本返始登斯民於仁壽之域其用意亦何普乎大約有一地即經一思爲箴爲銘爲額爲碣無非勸世格言醒夢晨鐘在在如是公復凜上帝臨汝之心建玉皇閣巋觀崇像喬喬皇皇真覺去天咫尺而

麼想以探雲根矣其他小小點綴如功逝軒沁心亭

樂善洞仰止山桃梛参差秀色環繞自當與豊樂醉

翁並傳盛事公毎言

上命刺史舉我民而奠安之晝之所爲夜必焚香可告敢

愛惜任意稍骫於法則幽有鬼誳明有人非上有

王章下有吏議此官與民之所共守心事灼灼然可昭兹

來許也嗚呼右所云政平訟理惟良二千石是賴舍

我公其誰乎是役也豈特山川改觀草木生色且觀

風問俗恒於斯敷政宣教恒於斯養民造士恒於斯以

睞作無益害有益娛耳目快遊觀者其相去又何如也至於庀材若干匠作若干皆公捐資措辦比民間厚其價所以趨事于來民集如鶩既無鼛鼓趨民之勞又無負弩妨農之患善政累舉仁聲在人天下賞心樂事尚有過於斯泉者乎是爲記公諱來鸞字青令號易庵江西南昌籍吉安人

心水書院　　繆　彤

余同年蕭君青令爲山西潞安太守政事之暇於府治左數十武得隙地葺而治之以爲講學之所而名

其水冬夏不涸蓋有源之水也池之上築堂三楹刻
六諭於其上朔望具冠服率耆屬使父老中孝弟之義子
弟歌雅頌之詩聽者如環堵一時士民翕然丕變誠
哉講學之明驗也然既爲講學之所而復名之曰寺
何也君蓋不自有其功而歸之於神明白　上帝三
皇孔子以及有功德於民者皆祀之或爲殿或爲閣
或爲祠不能悉數其名曰聖泉又何也池故稱蓮花
中多五色魚朝暮吞吐濡沫浮於水上各自爲群狀

如五色蓮花但前此盈涸不時自
是上御極泉始渟泓說者以爲聖人與醴泉出蕭君遂以
聖泉名之所以彰
聖天子之令德也余於戊申夏抱病謁五臺過上黨病甚
信宿於寺中蕭君召僚屬賓客宴於四有樓樓在堂
之左池之東惟此爲燕遊地其他如壽民閣功過軒
入行廳洗心亭九思亭皆教民勉爲忠厚恥爲浮薄
左箴右銘凭樓而望盡在目中擊而心存於時僚友
賓客舉觴而告余曰蕭大夫五年於茲固其爲民之

深愛民之切所以寄之樓臺殿閣之間者用心良苦

惟先生與蕭大夫相友善不可無一言以記之余笑

而答曰諸君但見蕭大夫之跡而未見蕭大夫之心

也其心與民痛癢相關切者豈僅寄之樓臺殿閣間

耶余因起而凭欄四望見池水汪洋顧謂蕭君曰是

即君之心乎心猶水也水在池沼約之則僅盈勺廣

之則爲江海心在一身存之則爲方寸推之則及天

下今君秩將晉矣而聖泉寺之樓臺殿閣籍君以得

名使後世見之不過如歐陽子之醉翁亭蘇子之喜

雨亭耳抑知身之所至心即至焉東南西北無往而非樓臺殿閣也苟存心愛物亦何藉於樓臺殿閣若徒以樓臺殿閣爲君功德之所在余未敢謂然也顧余之所喜者惟此水耳水出於自然而樓臺殿閣人爲者也人爲者有限而自然者無窮君自有其無窮者而顧僅此區區有限者耶甚矣君之心有似乎水也憫民之窮則有義田救民之疾則有醫藥憐民之不學則有社學哀民之無告則有養老室無窮之心總不出乎孝子悌弟老老幼幼之義惟講學則折衷

已盡甚矣君之心有似乎水也因名之曰心水書院於是僚友賓客皆以余言爲然遂退而爲之記君諱來鸞字青令江西吉安人南昌籍余甲午同年

世祖章皇帝欽選陛見特簡廣西梧州府藤縣知縣舉清廉卓異陞湖廣沅州知州現任潞安太守秩滿候陞

重修北董鎮堡墻改作門樓起建奎光樓前後始末記　李中白

郡城東南數里曰北董鎮鎮有土城圍四里高一丈八尺池深淺不一門四建立之始莫可考矣閱誌嘉

靖初有青羊變並門額所記年號相孚設防禦患或其時也明季流寇之亂郡守焦公浴督令修葺然亦倉惶補餙已耳後漸坍圮四門樓僅存數椽爲下流賭飲之區無一可觀者矣順治二年間居民王好成等甃砌南門樓而奉關夫子於其上歲丙申先嚴見東門樓傾頹尤甚慨然以重修爲已任捐金首倡倩庠生王君維翰鳩工擴其故址以高大爲期厥基既甃而先嚴未及觀成即於是年五月見背余承先志悉出奠賻之資以終其事門樓三間祀文昌帝君春

秋不輟約費七百餘金而官紳士庶捐助者二百有
竒耳両社李名棟等彸風募化將西門樓葺故維新
制倣東門而益以兩廂各二間北門樓有庠生緱君
養素王君維翰鳩衆補葺上祀玉帝三官視昔之摧
崩而風雨不蔽者亦相去遠矣四門漸次就理而周
圍堡墻頹壞日甚上下巡行無路内外出入相通雖
修理之檄屢下不獨士人視為虚文即當事者亦目
為故事上下因循歷朝伊夕欲其重新版築而屹然
可恃以無恐者為極難耳康熙癸卯春余告病歸里

是年冬有修理城垣之令其不以泛常視之者蓋亦鮮矣幸我邑侯容駟于公實心實政無事不為地方圖久遠而保障之計尤加重焉雖小民難於慮始不無阻撓紛更之議公力破積習務必有成余因得布賢侯之德意合梓里之人情從公分派議以三等九則堡內居民七百家有奇擇其少有力者鬮定丈尺不過二百餘家其貧苦無依輩酌量助工而已並督四門外補空障缺築登削墁有百堵皆興鼛鼓弗勝之勢誠前此所未有也工始於康熙三年二月成於

本年十月數月經營城築矣池鑿矣舉數十年之敗
壁頹垣而煥焉改觀莫不樂利興歌方知我公加意
地方遺愛無窮寧獨甘棠蔽芾而已哉諺云樂於觀
成洵不誣耳有北門樓規模卑狹尚未足表方位而
肅觀瞻也又爲之充基峻臺冠以重閣三間上圍木
檻可供遊覽五龍山色百穀嵐光皆在指顧間上奉
玉帝下爲鄉社會聚之所起工於四年八月至五年
十月而始竣巍峩壯麗亦可稱本鎮偉觀而移大士
三官於西門樓匪敢曰神之格思庶幾各得其所也

乎因風鑑者說堡東南角宜建奎光神樓爰於六年夏秋間庀材飭工設處公費以率事焉嗚呼地方興廢固各有時而地以人靈人因地著斯役也非我邑侯于公善政善教不及此而凡居斯土者覩維垣之利思公之德澤於不衰誰謂沒世能忘耶但天下事成之固難而守之亦不易余願我鎮人士體賢侯保障之心而時深綢繆之計守望相助衆志成城勿委爲鄉保之責而坐視崩頹勿徧遺孤獨之勞而自耽逸樂圮者補之隙者塞之使永久可恃爲防患禦災

之地礎不休與先此名者工如名載前面垣墻保闔

鎮均工惟改造北門樓暨東南角樓始終董率以底

其續者乃蘇仕臣郭希皋例得附書

月航唱和詩集序　萬代尚

詩生於情者也深於情者能詩深於詩者能好詩同聲相應有自然之感召焉邑侯任父臺以三韓名宿出宰上黨善政之及人者津津馨人齒頰官舍之隙闢地作亭名曰月航脩竹環繞清陰搖曳髣髴瀟湘風致委蛇之暇即景成吟清新俊逸庾開府鮑參軍

莫之過焉騷壇間聲譽籍甚和者若干首皆引商刻羽不數陽春白雪余以巴人之調自媿謭陋得附諸簡末侯非深於詩何以能詩若是非深於詩何以好詩若是哉王元之作竹樓親自爲記一時推爲韵事侯之雅量高致足以媲美古今不相及無是理也余於是而有感焉自仕學分途以來一行作吏吟咏即成契濶間有作者雕刻愈工而天機愈槁侯身當境中心超境外澹漠寧靜其有冥悟者乎抑問月有照臨之義航有濟物之功竹有君子之號登侯之亭咏

侯之詩吟咏之聲與琳琅之聲遞相酧和不𡚒孳笋
彈絲敲金戛玉也者淵明愛菊茂叔愛蓮侯其愛竹
者乎惟其深於情是以能詩惟其深於詩是以好詩
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月舫倡和詩集序　　呂和鐘

自古鼓吹休明賡揚盛事發於天地自然之理而亦
天地自然之氣應之如宙合之內萬竅皆虛冷風則
小和飄風則大和天籟九臯鳴鶴蔔石洪鐘有所倡
則有所應性情之感通然也我邑侯公翕任公蒞潞

三載政成人和廢興利舉簿書之暇小築如船額爲月航昔歐陽文忠經驚濤怒湍之後息以畫舫思險以居安也我邑侯發硎之始濟川舟楫望在前途以經綸之才運利涉之用其處吏以思濟乎航之旁植以龍種青青萬个風動琅玕舞於東山月出之際與諸同人吟咏其間或清如月白風高如春葩或正如宮懸或奇如雲的洗六朝之綺靡追正始之元音敲酌徵商咏歌風雅酒卮書卷琴韵棋枰一時影漾光搖恍如渭濱千畝身心與水月相上下則今日之

和發乎性抒乎情何以異於一氣之感通環相為應
也哉余素不習詩兼以耄病枯寂濫竽於中望大海
之洋洋止見珍貝錯雜光怪陸離徑忘其泥沙之在
內也我邑侯報最在邇他日廟堂之上鼓吹而賡揚
之即以倡和於一邑者倡和天下拜手颺言余將傾
耳而聽嘉謨焉

循環圖說　蕭來鸞

易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蓋謂禍兮福所倚福兮禍
所伏否極泰生苦盡甘來陽極陰生暑往寒來此天

道之理也老子曰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人或盛之而衰衰之而盛此循環之說也吾慨夫世之人日求多於天而昧昧於善惡之途失時不戒致悔罔極獨不思驕奢淫佚之性人人皆有吉凶悔吝之事時時皆然富貴逸樂既於我乎獨偏貧賤憂患自於彼乎歟苦夫人既不肯分殷實以益他人之不足又不能崇節儉以惜自已之有餘天亦何親何私人亦何功何德而令長享此安富尊榮哉明者觀乎此當其困苦集於身則凡前此順境之所經歷舉不足爲深

恃當共榮華見於躬則凡前此艱難之所孳晝懷毋
輕爲棄置得天地不息之體以休養於隨處隨時體
認天理則雖世世焉安而勿危盛而勿替可也余故
祖先賢之美意遵庭訓之恒言取富貴以至貧困貧
困以復富貴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
者補之著其相因之理報應之說圖列而爲圖旣不
敢自暇逸又願人人有以勉之也抑有以悟之也故
再爲伸其說以冀後之君子廣其傳於不朽云

華陽君神廟碑記　董廷揩

凡廟之設必有功於社稷有德於民生者然後建爲壇壝世世崇祀以昭報德報功至意吾潞比閭廂華陽君神廟在焉廟之後巍然屹立者是爲神墓神上黨守馮亭也赧王五十三年歲在巳亥秦白起伐韓拔野王上黨路絶神與其民謀曰不如歸趙趙受地秦必攻之趙被秦兵必親韓以當秦乃獻之趙趙受之封神爲華陽君神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忍賣上之地而食之也趙取上黨卒召長平之禍其時神與趙括皆戰死夫爲人臣而懷二心非所以爲忠也昔

危急存亡之秋不能捐軀以赴義非所以爲勇也神
以身殉國既忠且勇其獻地也非甘心歸趙也欲借
趙以存韓也厥後不忍受封則精白一心始終爲韓
可知矣嗚呼出戰國以迄今茲不知幾歷年所而英
靈正氣耿耿不滅弔古者過墓生敬以爲此某忠臣
之遺塚也以繼綱常而表風敎不且數千載如一日
乎哉則人之崇而祀之也宜也余忝任茲土敬沐神
休捐俸鳩工庀材重加修飾可肅觀瞻第碑誌莫存
恐後人罔所憑據余因採輯舊集勒之於石俾覽者

得以洞悉其顛末焉

重修翠巖記　周錫疇

語云天下名山僧占多曷云名山萃天地靈秀之氣形於水土木石之表盤曲紆廻青葱蔭毓不爲塵囂喧染不爲牧伐踏殘全天之淸安地之寧入其中使入淸機頻引塵慮頓消可以參禪可以悟性其地爲成仙作佛之地而不爲生財貨利之場是爲名山其爲僧占者何僧者逃名絕利之人也逃乎名絕乎利六根欲淨欲遠隔塵囂覓天淸幽邃之所故占此山

也然而僧之壞此山者亦多矣曷壞乎爾壞於不爲
僧也真僧負作佛之資秉明心之慧四大皆空何須
梵刹故出乎名利之界而六根之清淨者自若入乎
名利之界而六根之清淨者自若見色即空即空即
色無名利界並無無名利界打破頑空徹地通天皆
名利界皆水土木石界皆天清地寧界皆名山界皆
色界皆空界故爲僧占界也迨其後僧之在名山者
猶之乎六賊之在六根中也目不見而賊心欲見耳
不聽而賊心欲聽鼻舌身意羣亂於中雖有名山而

天不清而地不寧無空界無色界無名山界皆貨財界皆色慾界皆非僧界故名山壞矣儒者之道視聽言動皆從實地做起入乎聲色貨利之中出乎聲色貨利之外皆坦途焉平平正正賊不能容謂是習之若忘者也僧以甘食悅色之軀强欲爲不甘不悅之事而其甘之悅之之情愈長愈熾如掩燎如過流故居塵凡而六根不淨居名山而六根愈不淨也不淨則妄魔持柄無聲尋聲無色尋色無貨利爭尋貨利種種魔頭紛紛作亂遂使名山在在皆作地獄場也

今日方曉悟本悟深三僧爲住持其徒心廣心純普
事重修翠巖寺是翠巖猶得爲名山而未爲壞也是
翠巖之幸也曷幸乎幸乎青葱映日蒼靄連雲屏開
襟合虎踞龍蟠名勝依前靈光如舊猶得爲名山界
未至盡爲空界皆翠巖之佛果皆衆僧之神通也寺
前片石數行記語云雲遊到此見山場秀如倚雲松
林之下結菴爲舍乃西峯山寺造石佛一尊時爲端
拱二年僧名智安按此則是端拱時智安和尚爲開
山祖翠巖之名不知起自何時也后殿有成碑二一

爲成化十五年記施主趙雲延僧行㮣號無瑕者修葺前后殿宇東西兩廊關王殿伽藍殿其徒通元復續修大殿一所中塑毘盧世尊及阿羅漢諸大衆聖金碧粧嚴樓閣方丈厨庫堦墀悉以磨磚甃砌內外功緣煥然成一大觀也一在嘉靖五年謂寺始於宋元祐間至僧明善時凡三百年而方始與義官李賢謀修豈於古碣未嘗考與撰亦疎矣又崇禎四年建三大士閣時蓋義官趙光先爲施主而滿燈僧爲住持壁有卧石不可稽今又八十餘年修葺缺遺亦其時

丹僧衆乃整飭其所有增建其所無壯麗巍峩功不
在行蚤明善湛燈下獨念用廣費繁一不募化而皆
取於山林竊恐斷根枯木虬骨鱗皮悽悽抱屈默默
含傷謂是飲和食德千餘年而有此色界餐風飲月
千餘年而有此空界千古深悲則亦安可不爲念耶
夫名山松柏天生地成抱精含靈不與衆卉同芳不
以四時變節豈偶然哉乃於其中加以人功使琉璃
映碧丹堊標青儼然作塵外瓔樓寰中佛地此固以
人事贊天功也乃人事可以速與而天物非可易致

今名其盛曰翠巖是盛以松也究其由來莫知所始求其合數圍而高百尺如龍山之亭亭雲表者已屬烏有而復時以人力培其天植恐林木爲有盡之材而人心多不盡之想將來林盡山童是名山之壞於僧者深千古慨也故方曉等衆僧圖今日翠巖寺之功臣特不知後之住持視今之功果爲何如也倘其六根清淨無名山界無色界無貨利界皆空界皆天清地寧界是僧爲能占名山之僧也名山幸矣倘其六賊生於名山則無色界無空界無名山界皆貨[illegible]

界則皆地獄界矣而名山之不爲僧所壞也鮮矣而
後住此山者勿以修葺爲話柄勿以林木爲貨財名
山幸甚千秋幸甚謹記成功於左

重修長治縣學宮碑文　吳九齡

蓋聞治本於道教通夫養是以古聖王之設學校也
先封建而立並井田而行雖大學小學殊名鄉學國
學異地要以人材所自出卽教化所由興胥天下智
愚能否得聞大道蒙至治者舍學無由乃以戊寅歲
蒞茲邑晉謁

文廟穡拜之餘省視大成殿棟宇墻壁次及東西兩廡

上至崇聖祠迄櫺星門名宦鄉賢諸所規模壯闊制度森嚴而傾圮坍塌所在多有於時心蹙蹙未有言計志載長治設邑始於明嘉靖時潞州升府之第三載則斯廟也不過歷百數十年耳中間豈無再三修葺者何遽至於斯於時諸紳士僉而言曰是其梁桷多曲木而墻垣皆土坯也請卒易之予曰善斯言也願少待焉夫以我

國家文教振興風同道一宇内黌宮皆頒以

御筆額文金碧璀璨典至隆也我
皇上御極以來首詣曲阜瞻拜
孔陵又於畿內
親臨太學尊禮有加一時列成均者近接
天顏恭聞
聖訓罔不爭自濯磨傳宣
天語薄海內外化雨均沾厥後巡幸江浙必先至東魯禮
祀
先師孔子省方問俗之下早示以崇儒重道之思豈弓長

治官民乃恐以一邑之庠序終歌茂草不大有負於
聖天子化民成俗之至意也哉越辛巳秋邑事既稍就緒
乃集諸紳士謀踐斯議又適值舉行計典之年
上憲以尋名列卓異入覲
彤廷瀕行時惟以黌宮未及觀成爲歉爰量捐廉俸以
爲倡率闔邑人士亦不以尋方去邑而有懈心且奮
興鼓舞咸願併力捐修不煩轉請　公嵇尋固嘉其
志樂其風之淳也及蒙
聖恩諭令回任復理斯土則見工役方興一切木石之費

盡取堅實雖日增修實不啻鼎新重建者纔八閱月而工已告竣以同心協慮之舉成一勞永逸之功向之所期遂以大慰然則斯邑人材之蔚起其遂可驗於此乎且夫設學校明禮義培根本以興民行也豈徒慱彬雅之名競相尚以摛華掞藻已哉然而文章者性情之物功名者道德之華今其慕義向風如此根深則葉遂膏沃則光華擅著作而邀青紫亦勢所必至耳抑予聞斯邑建學凡三遷而始基於此卜誠吉矣顧地靈乃以啓人之傑而人傑益以顯地之靈

自今以後願邑中人士咸凛父兄之敎而率子弟之
行上以體
壽考作人之化下以順前人培植之心蔚爲寶器黼黻
皇猷則圜橋頖壁之間山環川映又端賴有人焉以增色
矣予其有厚幸也夫至於歲年久遠風雨漂揺而
廟貎常新俾永勿壞仍賴守土之令司鐸之官留心名
敎扶樹綱常者時其相度時其完補是所望於後之
君子

諭修邑志示　吳九齡

爲纂修邑志以昭化成事竊惟

聖主當陽車書廣被

哲王御宇玉帛來同居重馭輕聲振無雷之國宅中圖大

光昭不夜之城我

皇上當累洽重熙之時深勵精圖治之意上下千古中外

一家凡列生成咸當紀載是以十五省通志久已葺

修大一統全書允稱宗備夫綱舉而目亦宜張上行

則下效勿效此諸邑志乘所由搜羅推廣繼省志以

增修日起而有功者也按上黨爲天下之脊奄有嘉

名而長治冠潞屬之先尤多勝蹟井近東昂近址既
經緯而纏聯轂稱百嶁稱三亦周環而挺峙生斯土
者懷範圍之
帝德官斯土者仰曲成之
皇猷猗歟休哉可述而誌也本縣自下車之日卽取舊志
繙閱盖自康熙十二年前邑令姜因兵燹殘缺之簡
編而稍治之其字跡模糊不可復識者已十之三四
又況自姜志後已八十餘年其間沿革損益之故忠
孝節義之行所當增入者寧可勝數不及今核查訪

閲而彙録之遲之又久其遺忘湮没者將始有甚也

前修　文廟時業張明示諄諄言及志事今特選詞

具幣遠聘楚北孝廉蔡老先生旣經到署行將遴選

本邑老成英俊周知掌故雅善謄校者若而人同詣

志舘擇日開局專其事庶冀其成凡在縉紳先生以

及耆年碩德其於事關大義確有見聞可據爲信者

幸卽舉録以便酌入至於事屬公舉業有成案而歷

年久遠恐有遺漏不妨呈報用加查核夫以

聖天子禮明樂備之時舉吾治一切應紀之事元元本本

綿綿延延勒爲一書以光

聖典斯固予親民者一人所有事抑閭邑紳士諸同人寔咸與有責焉其各出長技以勸善事務期文質適宜規模悉備寛與嚴均之有失非與是未可雌黃盖公道自在人心而信今始可傳後於以備太史輶軒之採於以貽司牧挼行之資邑志之脩豈不大有禆益也哉特示

重建蓮池書院暨發蒙義學地租膏火費碑文

聞之建國君民教學爲先記曰三王四代惟其師尚

已我

皇上崇儒重道稽古右文乃有司業司成外有提學儒學

又

命各省設立書院延師教育於是郡州邑皆翕然興學猗

歟休哉何其盛也長治為潞安附郭邑上黨書院郡

賓主之於治邑人士肄習甚便顧猶是八邑共學之

所非可概以治邑生童與其中也考蓮池舊有書院

後以城內義學六所俱廢遂更此地為義學乎自茲

任以來節年捐廉俸延山長而規儀未備今特捐備

膏火復頹爲蓮池書院各齋房俱經重脩而於後院新建講堂周以墻垣又講堂後房屋數間仍立爲義學延塾師訓迪童子除山長脩金仍前捐俸給送外其師生膏火與塾師俸儀皆取給於現行生息銀兩暨捐置羊川村地七畝內一切支給數目謹鏤列於左仍俟後之君子諒其意廣其事俾斯邑人文蔚起永遠勿替則百里之中不乏英才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所以鼓吹休明涵濡太和者道在是耳

建立啓蒙義學碑記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凡以重蒙養俾小子有造者教
化之本莫急於此一日而不可廢也然則義學之設
其即小學遺意乎小學自八歲而入事不越洒掃應
對進退之恒以收斂其嬉戲而納之於規矩然曲禮
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以及禮樂射御書數皆宜講
明而誦讀之非徒循其故事已也考長治舊設義學
六所以鞠為茂草寻甫下車即深憫焉謂民間秀良
子弟無力延師者應多設里師以教育之猶有志而
未逮今除蓮池書院後建有義學外更擇署東壁廢

寺重加整飭顏曰啓蒙義學擇有學行者主持其中
庶幾生徒朝夕咿唔循循勉勉率父兄之教謹子弟
之行將三年小成九年大成亦無多讓於縉紳詩禮
之家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禮曰君子如欲化民成
俗其必由學乎昔子產不毀鄉校於鄭文翁興學於
蜀胥此物此志也予也一行作吏敢以作育人材之
責概諉諸異人任哉其脩脯所需取給地畝及本[illegible]
捐發詳記於左

長治縣志卷之二十五

知縣事沭陽吳九齡景文甫修輯

藝文

詩

式微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旄邱

旄邱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褎如充耳二詩雖列衛風實黎之臣子作也憂思忠愛微婉和平今讀其詩可想見其人顧名姓不傳惜哉

漢

鮑司隸歌

鮑氏驄三入司隸再入公馬雖瘦行步工

上郡歌

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

魯衛德化均周公康叔猶二君

車銘　　　馮　衍

乘車必護輪治國必愛民車無輪安處國無民誰與

前宋

舞鶴賦　　　鮑明遠

散幽經以驗物偉胎化之仙禽鍾浮曠之藻質抱淸迥之明心指蓬壺而翻翰望崑閬而揚音帀日域以迴騖窮天步而高尋踐神區其旣遠積靈祀而方多精含丹而星曜頂凝紫而烟華引員吭之纖婉頓修趾之洪姱疊霜毛而

弄影振玉羽而臨霞朝戲於芝田夕飲乎瑤池厭江海而
遊澤掩雲羅而見羈去帝鄉之岑寂歸人寰之喧卑歲崢
嶸而愁暮心惆悵而哀離於是窮陰殺節急景凋年涼沙
振野箕風動天嚴嚴苦霧皎皎悲泉氷塞長河雪滿羣山
既而氛昏夜歇景物澄廓星翻漢迴曉月將落感寒雞之
早晨憐霜雁之違漠臨驚風之蕭條對流光之照灼唳清
響於丹墀舞飛容於金閣始連軒以鳳蹌終宛轉而龍躍
躑躅徘徊振迅騰摧驚身蓬集矯翅雪飛離綱別赴合緒
相依將興中止若往而歸颯沓矜顧遷延遲暮逸翮後塵

翺翥先路指會規翔臨岐矩步態有遺妍貌無停趣奔機
逗節角睞分形長揚緩騖竝翼連聲輕迹凌亂浮影交橫
衆變繁姿參差洊密烟交霧凝若無毛質風去雨還不可
談悉既散魂而盪目迷不知其所之忽星離而雲罷整神
容而自持仰天居之崇絶更惆悵以驚思當是時也燕姬
色沮巴童心耻巾拂兩停丸劒雙止雖邯鄲其敢倫豈陽
阿之能擬入衛國而乘軒出吳都而傾市守馴養於千齡
結長悲於萬里

唐

日抱戴賦并序　潘炎

景龍元年四月二十四日皇帝初臨上黨日抱戴皇天告符徵臣頌之蓋古詩之流也賦曰日麗於天是曰太陽經千里臨八方符一人之元聖曜五色之重光祚我休徵莫先懸象表至聖之無二是繼照於明兩陽光杲耀抱黃道而在中喜氣氤氳戴赤霄而直上聖有感天無私八紘占其瑞色六合仰其重離終古不虧得天長久豈止大章之步非胥夸父之走惟抱也同衆星之拱北辰惟戴也比萬邦之奉元后則知天為父日為兄同符叶慶以應文明我

皇首出而御極光被無垠而太平

月重輪賦 并序

抱戴之秋八月十有四日夜月重輪瑞之大者天意若曰將俾吾姊事之賦曰我皇初列唐侯潛蟠藩國英武方斷文明表德穆然思道順帝之則既而動三台奔百神廓太淸而萬里耀朗月以重輪時屬高秋瑞彰元后光泛皎潔之斜漢邑映闌干之北斗金波耀景非懸闕澤之名璧彩揚輝不入士衡之手理殊吳夢符炳漢謠淨桂花於日道環水鏡於丹霄臺榭氷潔郊原霜縞月之揚光天不愛道

一盌一闕則惟其常彩溢重輪告於天表大人占之夏啟
以兆亦所以類星珠表金鏡兩曜齊美一人之慶於萬斯
年受天之命

赤龍據案賦 并序

景龍二年夏四月十七日帝在聽事假寐白鶴觀道士宋
大辯等三十人同見赤龍據案至矣哉神妙無方不可得
而稱也賦曰元天之龍兮見而在田我后之龍兮飛以御
天據聖人之大寶與列祖而同元高出而潛躍以自試來
定天寶居然假寐合而成體散而成章若窺於牖若施於

堂且據案而向明負扆以當陽日月在身有祇人之嘉夢
風雨合氣將振翼而雄驤羣居愕立聖作物覩赫然龍光
貢我明王折券表異亦惟前聞曠然振古卓有吾君王人
之端比之龍首高居而遠望以臨乎九有天子之威比之
龍鱗皇之可畏以肅乎萬人徒稱其象未覩其真恭惟我
后近取諸身於昭巨唐其命惟新汞據九五斯焉萬春

黃龍見賦 并序

景龍二年秋九月五日黃龍見於上黨伏牛山之南岡留
久之彰聖人之德也賦曰龍之來兮乘其陽躍於泉兮臨

高岡龍之至兮歸有德符於黃兮土之色精曜耀光雄雄上不在天兮接於物下不在田兮蟠於空列四靈智稱其首君五位色表其中將銜甲以無兆與負冊而不同明皇家之王氣符歷數於聖躬飛烟噴霧若動若顧聲雖虩虩并同三尺之劍色乃煌煌下映五花之樹誠帝王之嘉兆寧朝夕之可遇何蚰蟥之足言諒騰黃之厞喻同翠龜之薦籙圖彰大人兮告元符覽史墨之言木之聞也驗登殷之祀不其然乎

李樹連理賦并序

帝在上黨延唐寺有李樹連理上親視焉賦曰維彼嘉樹
列星之精耀本扶疏當元光之降誕盤根連理應我存之
文明天之發祥豈無他木必曰茲樹是光皇族所以並修
幹連高枝青房表異朱仲稱奇察以休徵不假終軍之識
同於樹德寧爲簡王之知族茂宗榮盤根合理花之發也
霰毋亂於青春實之繁兮珠更深於寒水豈徒生於靈井
植彼東園自感義以相待但成蹊而不言此乃興聖王之
符表天家之姓一人親覩六合稱慶至若鍾山之實玉井
之仙或正冠而垂訓或投贈以成篇比德於我彼何有焉

臣炎作賦天子萬年

寢堂紫氣賦 并序

景龍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帝還京後州内所居寢堂上有紫氣七日不散賦曰於穆聖王先天不違謳歌旣洽朝覲攸歸往京邑而經千里自潞郊而乘六飛洪惟此邦初九之地翬飛鳥企謂尚諸侯之宮虎踞龍驤忽成天子之氣方凝紫色是謂非煙乍蕭索乎空外更霏微乎日邊若動非虛似浮有實覆彩鸞之旡髣髴升堂繞文杏之梁氤氳入宇是作興王之兆壹符來復之日遠而望之乃散亂浮

[illegible]而觀之則希微無質欲見峰巖之上先形藩邸之
異張華之寶氣衝斗殊尹喜之真人度關若乃廣野之宫
闕化成漲海之樓臺迴映諒陰陽之盡美非禍應之攸盛
惟紫氣之來集實皇家之大慶休哉聖君有天下之成命

白烏賦　張說

啓大鈞之播氣在品物而流形有異黑之凡族忽變白而
效靈感上入於孝道合中瑞於神精若夫事出神妙理以
舒卷既集王屋飛隨帝輦排日高翥迎風細轉識句句於
招呼舞啞啞於吻吻以其雪羽霜毛冰清玉狀拔奇絲林

之下賞異紫臺之上瞰鵁鶄之妙窻把鳳凰之依桁恐同類之見嫉畏不才之速謗期委命於渥恩豈顧思於閑放維聖君之靈囿物何遠而不臻有能言而可重或善舞而取珍若隨驅而入獻與寶羽而爲隣採朝噪之聲樂脊夜啼之曲新無芭距而躍武不鈎飛以貢上謝先容而特達郤假餙以全真鑒深心於反哺終報德於君親

聖應圖贊

張九齡

臣聞啓聖者天也宜有以覺悟受命者聖也必有以明徵故神不言而可知時將至而先兆當陛下龍潛於上黨也

取托數於曇物或効靈於卜筮天之意旨可學垂象怵恐後時而又以潞水之泓深山鹿之挻走馳騁是獲厲流不濡非力所能以明或躍乾之上體時而九四神道幽贊聖期济爾自後而占何蓍明其若此蓋天福海內地降聖迹以瑞非常之后以決如神之策孚於再三明必信耳

早登太行山中言志　　元宗

清蹕度河陽凝笳上太行火龍明鳥道鐵騎繞羊腸白霧埋陰壑丹霞助曉光澗泉含宿凍山木帶餘霜野老茅爲屋樵人薜作裳宣風問耆艾敦俗勸耕桑凉德慙先哲徽

猷慕昔皇不因今展義何以冒垂堂

巡省途次上黨宮賦　并序

朕昔在初九佐貳此州未遇扶搖之力空俟海沂之詠洎大横八兆出處斯易一揮寶劍遽履瑶圖承歷數而順謳謡著天衣而御區夏嗟乎向時沈默駕四馬而朝京師今日逍遥乘六龍而問風俗爰因巡省途次舊居山川宛然人事無間忽其鼎革周遊館宇觸目依然雖迹異漢皇而地如豐邑擊筑慷慨酌桂留連空想大風題兹短什

三千初擊浪九萬欲搏空天地猶驚否陰陽始遇蒙存正
期歷試佐貳佇昭融多謝時康理良慙實賴功長懷問鼎
氣風負拔山雄不學劉琨舞先歌漢祖風英髦既包括豪
傑自牢籠人事一朝異謳歌四海同如何昔朱邸今此作
離宮鴈沼澄瀾翠猿巖落照紅小山秋桂發長坂舊蘭叢
邸是淹留處乘歡樂未窮

賜崔日知往潞州

潞國開新府壺關寵舊林妙旌循吏德特悅庶㞧心禮樂
中朝貴神明列郡欽揚風非贈扇易俗是張琴藩鎮謳謡

滿行宮雨露深會書丞相策先賜潁川金

上黨奏慶雲見　　李紳

飛龍久馭宇真氣尚興雲五色傳嘉瑞千齡表聖君從風忽蕭索依漢更氛氳影徹天初霽光鮮日未曛表祥近自遠垂化聚還分寧作無依者空傳陶令文

洛下送張曼容赴上黨召　　杜牧

歌闋罇殘恨却偏憑君不用設離筵未趁雛尾隨元老且鬻羊腸過少年七葉漢貂真密近一枝詵桂亦徒然羽書正急徵兵地須遣頭風處處痊

送人歸上黨　　　　薛能

燕臺基壤穴狐蛇計拙因循歲月賒兵革未銷王在鎬桑麻歸熱客還家霏微對岸漳邊雨推阜鄰疆薊北沙若到常平戰場地爲求遺鏃辟魔邪

金橋感事　　　　吳融

太行和雪疊晴空二月春郊尚朔風飲馬早聞臨渭北射鵰今欲過山東百年徒有伊川歎五利寧無魏絳功日暮長亭正愁絕哀笳一曲戍煙中

送盧秀才遊潞州　　　　賈島

雨餘滋潤在風不起塵沙邊日寡文思送君吟月華過山
千相府臨水宿僧家能賦焉長屈芳春宴杏花

宋

過古夾寨城　孫冲

宋氏英聲振并門意氣揚兩雄爭裂土百戰競圖王擣敵
惟虞晉虢願已噬唐大河分背面上黨扼咽吭地利知爲
勝人心彼未遑重圍誇壁立夾寨逞虹張埽道便輸饋游
兵勁絕糧蒙衝窺女堞鉤戟伺郈墻踞峙培山俊擐圜刻
塹長力攻須陷沒堅拒倚金湯壘帶推才妙班斤衍伎艮

萬夫橫劍刃一戰墮夷傷野草塗肝腦貪心怨虎狼嗚
宵遁馬感慨守陴郎戈甲從誰息功名漫自狂逡巡稱五
代合沓鬪千場此後連吞併於時旋覆亾昔年勞戰陣今
日舊城隍耕澁枯骸白風腥鬼火光營基繫井室濠坎寄
榆桑忍殺天還厭陰謀嗣肯昌驅除斯出震草昧在開皇
真主臨綿宇華胥正樂康廓然文軌至海外截封疆

元

德風亭　　熊戴

天下多名山太行居第一澤潞伯仲間上黨天之脊屹立

界中原形勢控南北千秋萬古松於焉杳無迹瞻彼德風亭巍然峙孤立德猶天地風颯猶君子德德風惟得人何草不狠籍嗟彼德風亭在德不在餚冰滿味更甘雪乳泛玉液軒窗瞰危臺垂雲紀奇石我來憩此亭登臨覽八極十年塵土襟抖擻豁胷臆挹此德與風無變亦無感矯首望太行太行山自碧寫詩招義陽義陽不可得日暮下亭來令人三嘆息

贈李庭芳詩　　瞿　莊

知非老人何卓犖翩翩絕似青田鶴萬里軒騰振羽翰落

日飛鳴向林壑憶從風雨隔燕然五雲東上蓬萊天白丞

曾議南宮禮紫薇每聽黃門宣乞身不爲誇高潔兩鬢秋

風颯華雪獨携節竹伴閒身留得青松同晩節歸耕好鳴

鶴在陰魚在藻鄉民要見歌唐虞吁嗟莫負瓊臺老

萬松亭　　李惟馨

山徑崎嶇彳亍行萬松亭上碧雲橫亂枝直聳乾坤柱偃

蓋高張日月擎雨露林巒新節操冰霜庭院舊風聲朅來

坐此消閒處酒興詩懷分外淸

古寺

梵宮不計幾春秋埋沒金田枳棘稠儆衲挂枝庭樹老頹
床欹石洞雲留古碑剥落龍蛇散破殿荒凉鳥雀投爲問
道林何處去斜陽衰草漫悠悠

明

春日遊柏谷山寺二首　　潘定王朱理堯

蠟屐堪乘興徘徊捫薜蘿天臨丹嶺近山入白雲多鳥道
無方軌龍湫有暗波何時偕野老長嘯出重阿

天外聞清梵晨光滿翠微杖藜蒼蘚滑斸藥紫參肥松幄
雲垂蓋花分露濕衣一僧能話古去住轉忘機

遊五龍山二首　潘德輿

爽氣饒靈景飛旌一縱觀龍歸雲欲暝松合晝生寒紀勝多留碣呼雩有舊壇太行千萬壘磐石此中安

結駟探名刹朝霞滿翠微郊原望杳靄岩岫轉崔嵬碧樹分丹蓋飛花上錦衣稱觴有同氣擬向月中歸

送王給事使潞　李攀龍

憶昔邊塵暗薊門六軍如雲集闕下天子授鉞臨軒檻宜陽王公其人者風流舊出城朔方簡在新除大司馬是時將帥實跋扈傾耳履聲入北斗引經答詔動稱意草檄提

兵常在手帝力自堪制閫外股肱佐命吾何有一從誅亂
朝廷清四海亦重尚書名看君少年青瑣客漢家今得韋
元成袖裏彈章百不避囊中諫疏亟欲行主恩三晉持節
使上黨諸侯帶礪功泛槎春渡濁漳水設醴夜宴虒祁宮
歸來煉石補造化論思廷諍才何雄

謁衛公祠　葉盛

曾於南廣拜靈祠青潞於今復見之血食固宜垂示世勳
名何止冠當時閑花野草春風在枯木寒鴉夕照遲亦有
殘碑爲西嶽摩娑不覺鬢成絲

衛公祠咏紅拂　郭　新

未試英雄手先邀兒女睛雌龍破壁去風雨俱隨行識到能張膽身歸詎惜名不然牽小節一拂掃平生

紅線詩五首　屠　隆

結束戎裝劒陸離月華星彩共低垂嚴城秋冷銅焦死魂斷三千外宅兒

龍文匕首髻烏蠻一霎遥空响珮環街鼓未休營卒卧滿身風露魏城還

直拂銀河織女機天風颯颯泛霞衣手持北斗黄金盒千

里關山度若飛
忽離瑤遞下玉堦湘裙低覆躡雲鞋情知不是人間別歌
散香銷十二釵
金銀宮闕是儂家暫插鸞釵拂鬢鴉一逐孤雲天外去朱
門空鎖碧桃花

雲蓋寺　　周一梧

白馬來從天竺西寰中勝地盡招提漫仙曾借禪關憩雲
蓋因留蘭若題落日荒山迷草徑連天絕巘擁虹梯雄□
古剎消殘刼忍聽愁猿半夜啼

德風亭　　王思誠

晚來策杖出城闉幾日將傾野外村地近天高分上黨山
長水遠限中原皇王帝伯人安在今古與亡跡尚存獨倚
德風亭畔立白雲西北望并門

過百穀山偶題　　王鐸

草逕通幽曲遶村路從石上躡雲根太行來脈中天近炎
帝神功萬世尊深谷風生松有韻巉巖雨過蘚添痕更看
千丈山頭栢長共青青古廟存

示兒爾孝　　任環

放船中道轉狂風雪浪排山一點蓬燕寢先生明旦死驚
危不在海濤中

頌任公　　歸有光

輕裝自恰日提兵萬死寧能顧一生童子皆知任別駕歸
然海上作長城

遊黃崖寺　　程應登

清無車馬塵偏稱踏青人柄葉初開酒桃花已放春深溪
啼鳥靜疊嶂抱雲新掃石題詩處松陰半覆身

二忠祠

石碣泣秋蟲西風弔二忠荒祠封碧蘚遺像儼丹衷萬死
心無恨孤城氣益雄我來荐蘋藻感慨意無窮

送部文川

旌旆翩翩出太行燕山樓閣迴蒼蒼豸袍遠帶風霜氣螭
陛深依日月光直節自能追汲黯青年應是陋馮唐皇家
求治真如渴佇覩嘉謨入建章

遊五龍廟　栗應麟

絕巘龍祠紫翠中褰帷拂曉入巃嵸三山海氣蒸初日萬
壑松濤走半空朝夕風雲隨世變古今登眺幾人同耆郊

渡水尋花意始信桃源有路通

重陽日登臺對菊

孤村近郭抱寒流九日崇臺作勝遊西壁青山環翠闥一林紅葉蘸芳洲乾坤浩蕩歸詩品今古浮沉入酒甌況有好花酬令節登臨何必苦悲秋

存齋先生崇祀鄉賢敬賦二首　沈國華

伊洛淵源繼魯周宮墻崇祀肇春秋三朝喬木風霜古兩地甘棠雨露稠華國文章傳子翼補天勳業寄孫謀試看俎豆當年者曾有先生世德不

解組歸來鶴夢孤秋空霜月照氷壺居心詎讓藍田玉覔
句常探赤水珠守一勿欺成拙宦立三不朽是真儒從今
聖域增山斗百世聞風起懦夫

栗道甫夜過送別　　謝　榛

茅屋茶煙待客時山中別駕暮相期共逢昭代眈佳句自
笑幾年費苦思入夜星河林鳥定先秋風露草蟲知坐談
漸轉南樓月不盡離懷歸去遲

任公祠　　王稱登

蕭蕭遺象鎖荒祠尚懷孤身百戰時諸葛事繁那得久留

侯貌弱到今疑絳帷香氣衣冠暗石棟斜陽薜荔垂曾是當年馳馬地煙中往往見旌旗

佛耳摩雲　　張鐸

勝槩分黎國崇岡俯栢林到來天咫尺坐久氣蕭森白日生靈籟青雲接地陰塵機何日息從此聽禪音

漳水　　王致中

窮源四十里靈竅瀉芳泉眉睫池中見烝嘗石上鐫濯纓發清興逃世隱塵輪寄語循名者濁漳空浪傳

遊長興寺　　栗應宏

逸興同嘉客參禪有夙期梵王香積供羅什譯經時月泛

松齋寂雲從鶴鳥移蕭然遊法界未許俗塵羈

早朝　李尚實

曙色霏微北極懸宮鸎繞樹乍鳴鞭鵷班並列雲霄上雉尾雙開日月邊御苑花明承輦道禁城風細送爐烟春堤沙煖迎環珮漢路天香散馬前

登臨池閣　程正已

飛閣對清流登臨物外遊松風披客袖山雨黯城樓雞黍同農俗雲烟豁醉眸徘徊渾未已漁唱起汀洲

監軍至洛陽夜坐有感因寄里中諸友二首

程正家

佩劍從戎至洛城黃巾群寇正縱橫願言一戰妖氛靖蚤與皇家建太平

刀斗森嚴夜不囂忽聞林外一雞號書生亦有師中寄鞍馬晨征敢憚勞

春暮偕遊龍山幾至而阻感賦

程之鼎

探奇欲陟山之嵬森森玉樹相昭回蝸蹶策蹇嫌遲廻爻然勞勞姤雅集曾爾好懷無緣開豈眞山靈多秘惜咫尺

未許塵人來猿驚鶴怨松桂猶遺汝城市孳濁杯獨不見
英雄退步即仙佛行行名遂踏莓苔

校士上黨方石大令搆棘院後小軒新成余顏其端
曰環秀詩以系之　傅淑訓

別館新開黛色齊庭閒長日愜幽棲一群乳燕朝栖賀三匝驚烏夜白啼山意似供青玉案宮名雅稱白銅鞮直疑仙令雙飛舄並作黃家太乙藜

于役上黨風雨連朝俏生大蔘見餉蓴茗及魚數事
賦謝

五月披裘說戰場連宵風雨更淒涼尊羹何意來江左鱸
鱠依然自武昌乍可通神勾酒債不從病肺問醫方宦情
輕似張公子一夜歸心到故鄉

長歌行贈戴仲鶡　王廷相

憶昔出入金門時青雲之客傾相愛春宴屠蘇琥珀光雅
會辭章鳳凰彩長安街裏日經過中書翰苑風流在一落
勾榆歲已深人情緬邈風花改玉堂豪俊不可攀宛轉孤
蓬守滄海浦口雨波春碧滋片帆落日遥相期朱簾畫棨
使君府赤欄白石春風池池上鶯鳴花四五點點倒浸青

琉璃盤行彫荔飣玉脯奴劈金刀雪藕絲他時相憶風塵
外今日深盃詎可辭君不見淮陰里中兒生平抱劒長苦
飢壺飧低頭謝漂母大言千金爲母喤一朝風雲起屠釣
揮劃四海蛟龍飛巨纛紫虬毛斗印黃金螭齊城七十駭
奔電楚兵八千如死灰丈夫談天要有底草露功名安足
紀簞瓢九鼎豈殊科尼軻堯舜終相似官園春盡花紛紛
醉褭高歌那得聞明朝解纜五湖去蘅葉洲邊應憶君

香山九老圖歌

黃山先生古道者與在香山九老多裂素寫入丹青圖請

我爲作香山歌香山之老何徜徉筵洞天兮尊不床世氛謝兮遠朝市漁樵不用尚書郎上川兮採芳入浦兮鳴榔睎髮兮東旭濯足兮滄浪相媚兮瑶草同晤兮霞漿暢志兮逍遥樂天兮永康貝葉三車大道九還崑崙一粒日月兩凡神人噓和壽無極華胥景象非人間東方朔隱滑稽子淮南小山昧潔巳竹林酩酊豈大賢金谷豪華禍機耳黄山先生鳳斯作名遂功成高五嶽披圖悵然三歎息使欲投簪返雲壑吁嗟乎九老之風眞可嘉蒼生望公殊未涯

詠蟬

一出塵埃上飄然爾若仙林高晴抱日葉密暮棲烟啄露心逾潔凌風響易傳承蜩貴家客莫近五陵阡

官園

步屧臨清曉塵襟浄素秋井梧疎下葉畦水細分流鳩鵲隨人喜雲霞隔苑幽園丁鋤菜甲吾道已滄洲

春雨

燕子來時水邊臺尋芳欲試探春杯淙淙惱殺連朝雨不放桃花及早開

送粟判仁甫

秋來送客思依依酒罷斜陽悵獨歸却恨不如南去鴈馬頭相傍一行飛

、春日同健齋諸丈謁禹廟　程應登

宿雨初晴飛鳥遲孤村下馬謁神祠蘢蔥草樹橫殘照寂歷莓苔上古碑客子三秋瞻俎豆生民萬載說胼胝橋頭酒熱青帘颺好解金龜醉幾卮

沁水池亭同許澤州胡長治次韻

百年幽事寄衡漳載鶴相過坐晚涼風露入衣殊爽颯烟

雲閒浦繞微茫久開偃苑能成趣時有騷人共採芳沼上肥鯿多縮項秪垂小釣不須網

交光禪院同養虛繼節賦

人世紛棼西復東宦途翻覆拙兼工何如脫屣紅塵外時與啣杯白社中偃梵燈懸馴鴿繞石壇松老淡烟籠相逢一笑成良悟坐聽山僧說大雄

二

匡廬老衲舊心知乘興藍輿夜訪時竹屋焚香頻作偈苔階掃石共彈碁同棲幽鳥如相慰半落歒峯似不支信是

招提多勝跡追遊仍約後來期

遊百穀寺　　韓標

附驥遊僧刹天晴曉色開園林噴雨過殿閣踏雲來日轉花陰薄山深磴道迴凭欄堪屬望隴麥翠如堆

謁暴公祠　　郭邦驥

自古事君難忠成白骨㦸生前諫不愛死後義方完落日鍾山慘西風江水寒乾坤有孤月千古照心丹

宿大泉庵　　胡懐玉

晚宿投金界幽尋傍虎溪移樽石上酌月落萬峯低空外

疎鐘散煙中獨鳥棲真如自無相有句不須題

暮春遊百穀山　祁順

百穀晴雲四面曇尋僧應擬一停驂風松砰湃時鳴珮烟樹霏微晝擁嵐勝覽只留山作畫幽棲偏愛石為庵望來不覺牽詩興春境撩人月正三

眺德風亭　許承欽

高臺深樹障空冥攬盡遥山萬古青暑氣全消忘趙日郡齋惟有德風亭

漳川秋晩　凝齋道人

漳川綠水抱新堤風月無邊任品題獨把釣竿歸與晚夕
陽野鳥傍人啼

大泉庵　宋　澤

洞深通地脉泱泱清禪宇掬之人共甘世味方知苦

仇　炅

駐錫得靈泉開此青蓮宇欲啜波羅蜜須知黃蘗苦

仇　炅

石洞淵澄蘸碧天茲蒳清味足參禪阿誰吸盡三江水使
了西來寄秘傳

李

一脉泉聲小有天九環卓出助清禪太行山澤元通氣盤谷源流自古傳

羿射九日賦　　周鉞

伊祁氏之有天下也十日並出或明或晦不惟差乎躔象抑亦紊乎覆載留一陽永照俾九日潛退羿操弓而進挾矢而前曰彼赫赫綿綿如珠之連燦我下土暨我上玄今當盡臣術之微妙協君德之昭宣於是和容體正審固心度張六鈞之在手期九烏之應弦弓既無雙矢惟用九一

發而弦上霆激再發而空中雷吼三發而輪震乾坤四發而輝流星斗五發六發而熛熛霞散七發八發而離離電走九矢皆中詡妖氣之忽無一曜高懸望邪所而何有盍帝所惡天所嫌始𣊴浚而翕艴倏㩧擢而殄殲貫怨歸而自消難彰變化落園陵而盡死示契沉潛瑞景將明彤弓尚彀百辟仰觀乎黃道孤光下燭乎清晝夜不由藝之就神之授濕濁滅而平權衡晷運正而分刻漏無從璣叢和之任司掌御之圖位寅賓於東極宅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啟符萬國謳歌迎觀重輪之日九天寥亮長飛三足之烏則知[illegible]

會而發必中神自通而何再控鏡四海而弓罷張言萬古而誰敢當設使堯德不聖羿技不臧則蒼蒼茫茫終亂紀綱又安得廓六合定三光故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

登望雲樓　　尹梁

時倚高樓對碧岑雲山悵望思沉沉秋風關塞征鴻遠夜雨川原蔓草深負米不忘千里養斑衣獨繫百年心翻憐遊子天涯外愁聽寒城急暮砧